

茅 捷 著

外
灘
里

十八号

壹

鄭氏診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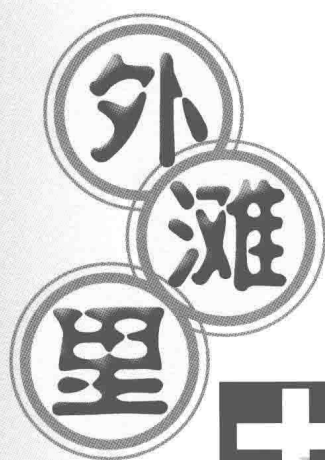
妙 手 回 春
華 佗 再 世

1920

外灘里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茅 捷 著



十八号

壹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滩里十八号.1/茅捷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208-13134-7

I. ①外… II. ①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2237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外滩里十八号 壹

茅捷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4 字数 401,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134-7/I·1413

定价 58.00 元

目 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拿枪的女人最酷,做“牙医”的女人最拽 / 003

第二章 是彩票都有猫腻,是美女男人都想娶到手 / 035

第三章 四国银行? 四黑银行! / 077

第四章 你走你的路,我留在上海 / 111

第五章 上午进教堂,下午拜天地 / 142

第六章 什么蜜月,比中药还苦! / 171

第七章 这婚,不结白不结,结了也白结 / 197

第八章 麻饭多四郎,麻烦多死啦 / 232

第九章 做,天经地义;不做,天理不容 / 255

第十章 爱你的人是我,能让你幸福的人,是他 / 281

第十一章 银行完了,家没了 / 307

第十二章 凤凰落进鸡窝里 / 330

第十三章 春雷行动 / 358

第十四章 中医万岁,打老婆有罪 / 379



- 第十五章 给老子偷挺机关枪来 / 404
- 第十六章 伪钞是伪钞,假钞是假钞 / 439
- 第十七章 用法币还是中储券,性命攸关的问题 / 466
- 第十八章 银行储户的标配不是存折,而是钢盔 / 492
- 第十九章 救,还是不救? / 522

楔 子

哐当哐当哐当，列车开始减速，铁轨与车轮发出摩擦声。

郑二白睁开眼睛，这一觉睡得真香甜，从山东境内一直睡到了江苏。

列车员摇着铃铛经过，吆喝着“苏州站快到了，苏州站快到了……”

此次赴上海，他是去投奔他哥哥郑一白的。郑一白在南市开了家诊所。兄弟俩一个学中医，一个学西医。半道上郑二白改学了中医，却没有急着开业，而是走南闯北地做起了药贩子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，他不想留在满洲当“顺民”，就跑到关内来了。

郑二白生于光绪十八年(1892年)，今年刚好四十整。四十而不惑，当还在北平的他收到哥哥的来信，催促他来沪“与兄共营”，想想与其在北平自立门户，从零做起，还不如兄弟俩一块打理诊所，双手总比单手强嘛。

郑氏诊所就开在南市(又称沪南)一带的方浜路上，往东是城隍庙，往西是老西门。

郑二白只知道上海滩有租界和华界，具体怎么划分，一头雾水。后来才弄明白，租界是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。华界里，南市



属于老城厢，即早年的上海县城。还有就是闸北、杨浦和虹口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虹口名义上不属于租界，实际上被日本人控制，沦为“日租界”，驻沪日军的海军司令部就在虹口公园附近。上海滩一共爆发过两次淞沪战争，都是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率先越过虹口与闸北的交界处打响第一枪的。

郑二白抵沪的日子是民国21年1月30日。就在两天前，爆发了一·二八事变（又称第一次淞沪战争）。这事要撒开来写，够写几万字。简单点说：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，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张学良奉命执行，数十万大军一枪不放退至关内，东三省沦陷。本来日本人只是试探，一看中国军队全是缩头乌龟，顿时像打了鸡血似地亢奋起来，数月后又在上海挑起战端。

当时的闸北背靠公共租界，面朝虹口。28日夜里，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越过南北走向的四川北路（旧称北四川路），在装甲车的掩护下，向青云路、天通庵路、横浜路、宝山路、虬江路和老靶子路（今天的武进路）这几条大致为东西走向的马路，发动多点进攻。

郑二白既没有参战，更没有拿枪，偏偏他的人生就在这一场战争中迎来了拐点。

风尘仆仆的郑二白才放下行李，就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烟火味，半空中纷纷扬扬，居然飘着纸灰。郑一白告诉他，日机轰炸，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给炸毁了，大火烧了两天两夜，飞扬的纸灰顺着风从闸北飘到了南市。

东方图书馆的三楼是藏书楼，收藏了很多文献古籍。其中有一套宋版医书，比《本草纲目》还要早二百年，弥足珍贵。

郑二白一听就急了，哥，咱得去抢救那些古籍啊，哪怕刨出一页纸来也是积德！

哥俩还真就去了。

血淋淋的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让人肠子悔青的决定。

第一章 拿枪的女人最酷， 做“牙医”的女人最拽

1

听说闸北那一片已经成了战场，而且打的是巷战，十九路军和日军犬牙交错。郑二白走南闯北，各地方言都会点（但沪语例外），日本话也能说几句。他灵机一动，弄来一套男式和服穿在里头，万一撞上日本兵，就冒充是日本侨民，蒙混过去。

进了闸北的地界，兄弟俩越往里走，越晕头转向。严格地说，这儿已经没有路了，到处是冒着烟的残墙断壁，远处时不时地响起枪声。两人站着辨别方向，正巧一堵墙塌了，一块砖头不偏不倚击中郑一白的前额，血流如注。郑二白吓坏了，沿街有一间杂货铺，人去屋空，商品散落一地，郑二白拿了条崭新的白毛巾，替哥哥扎上。

出师不利，兄弟俩决定回去，结果一绕，迷路了。

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，他们还真就遇上了鬼子兵！还好，就



俩——一个是穿黄呢制服、头戴钢盔、打着绑腿，端着“三八大盖”的士兵；还有一个年轻人，穿件西装，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，头上戴了顶战斗帽，没有携带武器，估计是翻译。

双方隔着一堵断墙遭遇的，你瞪我，我瞅你，对视了半天。

郑二白急中生智，用日语喊了一嗓子，意思是别开枪，我们是侨民，自己人的干活！还撩起长衫，给他们看里头的和服。对方好像松了口气，那名翻译模样的年轻人，也用日语告诉郑二白，他们的阵地就在那头，你们这样瞎走，很容易撞上中国军队的，跟我们来。

跟你们走？郑二白暗暗叫苦，有心不去，可走不掉了，翻译前头带路，那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跟在后头，有点押解的意思，把兄弟俩带到了一处阵地。

天通庵路的路口，用数百只沙包堆出一个巨型的阵地。预留给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孔高低不一，最高处的士兵需要踩在板凳上才能射击。

战斗间隙，士兵们抓紧时间，有的补充弹药，有的啃馒头。郑二白仔细一看他们的装束，有点懵——灰色的军装、臂章上写着“19A”（部队番号），德式钢盔、中正步枪、清一色的木柄手榴弹。再看那名“日本兵”，三下五除二，把黄呢制服给扒了，那名翻译也摘下战斗帽扔在地上。兄弟俩面面相觑。怎么搞的？这，这是国军啊！

让他们猜中了，还真是国军——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六团。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和胡汉民、汪精卫失和，险些开战，后宁粤议和，十九路军从江西“剿共”前线调往上海。掐指算来，到上海仅两个多月。

这片阵地的指挥官是一位姓韩的连长。两天两夜没合眼的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消瘦的国字脸上满是胡子茬，给人一种凶



神恶煞的感觉。正是他下令,去抓一名俘虏来。那个穿西服、挂相机的年轻人姓关,叫关贰铭,是《申报》的战地记者。因为会说日语,自告奋勇帮着士兵去抓俘虏。

“报告!抓到两个日本侨民!”

“侨民?”韩连长气不打一处来,“准是给鬼子带路的!妈了个蛋,在闸北打巷战,他们对每一条弄堂都了如指掌,吃亏的倒是我们……押上来!”

兄弟俩被推上来,“误会!误会!”郑二白喊,“我们不是日本人,我们是中国人啊!”

郑一白也嚷:“我们是上海市民,我叫郑一白,这是我兄弟,他叫……”话音未落,郑二白的衣服就被士兵撕破了,露出里面的和服——

韩连长一看,扑哧乐了,小鬼子,狡猾狡猾的,跟我们使障眼法啊。

郑二白拼命解释,他们兄弟是百分之百的、血统纯正的中华民族啊!穿和服,那是因为怕撞上日本兵,打算冒充一下……

那名士兵喝道:“冒充?到底是中国人冒充日本人,还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啊?刚才还对我说日语的!”

“会说日语,就非得是日本人吗?中国人也能说日语啊!”郑二白指着那战地记者,“他不也说日语吗?”

郑一白嚷:我兄弟是东北那嘎达的,就是现在的满洲,那里有很多日本人,他就会说日语啊……

韩连长走到郑一白跟前,抡圆了一个大嘴巴,跟着一脚飞踹,郑一白仰面摔倒。韩连长怒骂:“狗日的,好好去照照镜子,再说你不是日本人!”

郑二白把哥哥扶起来,仔细一端详,心里凉半截——哥哥额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,因为伤口不断有鲜血渗出,逐渐形成一块



红色的图案，圆圆乎乎的，加上白毛巾衬底，一看就是面日本旗，真是邪门了。

郑二白赶紧把毛巾扯下来，把伤口露出来，给那位韩连长看。

郑一白说，自己在上海已经十年了，在南市开诊所，是中医，他们是来找东方图书馆抢救古籍善本的……他把商务印书馆遭轰炸的事一说，韩连长大笑起来，问周围的士兵：“你们信吗？打仗了，闸北的居民都往外跑，当了难民；他们倒好，大老远的往里跑，就为了一套书！还什么洞房……洞房图书馆，图书馆有叫‘洞房’的嘛！？”

“连长，是东方，不是洞房。”士兵小声纠正。

“管它叫什么！这里哪儿来的图书馆？他娘的只有战场，死人堆的地方！”

其实打头一眼，郑二白就觉得这位姓韩的连长有点面熟，似曾相识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姓关的战地记者接过那条白毛巾仔细看了看，问郑一白：“你是上海人？”

郑一白忙点头。

“日本浪人烧了三友实业社，到处都在抵制日货，你还用日本货？”

郑一白诧异，一看白毛巾的商标——铁锚牌。日本货！

九一八事变后，全国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，民族产业发达的上海更是走在前头——用国产的三角牌毛巾抵制铁锚牌毛巾；用无敌牌牙粉抵制金刚石牙粉；用天厨牌味精抵制味之素，用菊花牌蚊香抵制野猪牌蚊香……

关记者投来轻蔑的眼神：“就算你是上海人，也是个汉奸！”

唉，别提了，霉到根儿了！

老天爷又帮了一记倒忙——士兵从郑二白口袋里搜出一张



纸，这是日本飞机撒的宣传单，全是中文，大意是告诫十九路军的官兵们，蒋介石不是真心打这场仗，他把心思都放在江西“剿共”上，你们又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，他拖欠你们数百万军饷，大冷的天连棉衣棉鞋这些起码的军需品都没有，别再替他卖命了……

这张蛊惑军心的传单是郑二白在杂货铺门口捡的，看完了理应随手一扔，居然鬼使神差揣进了口袋……唉，真是霉到根儿。

韩连长火冒三丈，又掴来一巴掌，怒斥：“你们不是来找书吗？这就是你们要找的？妈的，一对狗汉奸！拉下去，一块枪毙！”

兄弟俩愣了片刻，一齐跳脚喊：“冤哪！我们冤哪！我们比窦娥还冤哪！！”

这一蹦跶，郑二白的脑子像过电一样，刷！想起来了——

2

那还是一年多前，民国十九年，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激战正酣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。郑二白俨然是“你们打你们的仗，我收我的蛋”，骑着小毛驴，悠闲地行走在乡间田野，从这个村到那个村，收他的鸡蛋。

郑二白收的可不是普通鸡蛋，是公鸡蛋。

公鸡蛋??

科普一下：两个蛋黄并排，叫双黄蛋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有一种特殊的双黄蛋，它不是并排，而是一个蛋黄套在另一个蛋黄里。然后外面的蛋黄变成小鸡仔，里头的蛋黄就留在小鸡仔的肚子里头，久而久之形成钙化，变得硬邦邦的。

严格地说，这不是鸡蛋，而是畸蛋。畸形的畸。通常公鸡体内才有。



它比小核桃大点，比大核桃小点。别小看这么个玩意儿，敲开硬邦邦的外壳，里面有一种棉絮状的物质，褐色，略带潮湿，便是精华所在。这是一味滋阴壮阳的绝世好药，平均三百只公鸡里才能觅到一枚公鸡蛋，稀罕吧？

郑二白早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一只公鸡打他眼前过，他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花钱跟农夫买下公鸡，现杀，取走那玩意儿，鸡不要了，还给农夫。谁不乐意？等于白捞一只大公鸡，炖上吧！

郑二白肩膀上挂一褡裢，里头装了十几颗公鸡蛋。这一趟跑得太值了……

“站住！”

郑二白定睛一看，眼前站两士兵。

袁世凯死后，北洋系军阀分裂，各路大帅的军服参差不齐，有仿日式的、仿德式的、仿英式的……五花八门。郑二白也闹不清这是谁的队伍，但人家端着枪呢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赶紧从毛驴背上下来，赔着笑脸说好话。

这个村里驻扎着一个营，营长姓韩。距这儿六七里外的小李庄，是团部。那时候架设电话不方便，多靠传令兵骑马。刚送来团长的命令，要韩部凌晨突袭小王庄，用敢死队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

韩营长麾下有三个连，每个连挑十名精兵，组成三十人的敢死队，每人一把大刀片，不带长枪，腰里插一把装满子弹的驳壳枪，便于近战。韩营长前去训话，可一看，这群兵个个没精打采，蔫了吧唧——也难怪，三个月没领到军饷了。

这是敢死队，还是伤员队？

郑二白被押到营部，还有缴获的毛驴和褡裢。韩营长对褡裢里头硬邦邦一堆“核桃”产生了兴趣。郑二白没敢隐瞒，一五一十



说了。

韩营长叫来伙头兵,把褡裢扔给他,就照郑二白说的,敲开“核桃”壳,把里面那玩意儿和肉一块炖了,炖一大锅,给那群犟兵饱餐一顿,看看有没有效果!

秀才遇上兵,有理说不清。郑二白尽管心疼,可不敢反对。

晚饭过后,就寝时间,本来安静的营房却炸了锅。那群犟了吧唧的敢死队员,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,生龙活虎,上蹿下跳。有的光着膀子,噼噼啪啪拍打身上的肌肉,皮肤都拍红了;有的用脑袋撞墙,愣把土墙撞出一个凹瘪来;还有的瞪着血红的眼珠子,对天发出一阵阵嘶吼,跟笼里的困兽似的……

韩营长大喜,这公鸡蛋,太他娘的神奇了!

谁都知道,敢死队一旦冲出去,三个人里能有一个活着回来就不错了。韩营长打算做个战前动员,可能的话再挤两滴眼泪。可一看那些敢死队员,没长耳朵似的,继续亢奋,没人搭理。敢死队的队长姓刘,副官叫他过来,再一看,不对头,姓刘的家伙有点失控了,光着膀子,瞪着血红的眼睛,挥舞大刀片,直奔韩营长而来……“不好!”副官大叫一声,掏出枪来,砰!那队长胸口中弹,当场就被打死了。

枪声一响,众人傻眼,场面才算控制住。

韩营长惊魂未定,质问郑二白:怎么回事!?

郑二白也糊涂,叫来伙头兵一问,这才知道,褡裢里十五个“核桃”全没了。郑二白哎唷一声,跳着脚嚎开了。按药理,一个公鸡蛋能煮一锅,早晚各服一勺,能吃上十天半月呢。你全给煮了,一顿喝光,能不失控嘛?!

韩营长不听解释,反对郑二白吼:都是你害得!奶奶的,还没冲锋队长就折了,群龙无首,你来顶替!

军中无戏言。郑二白被扒光上身,光着膀子,发给他一大刀



片。凌晨五时许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韩营长命令他带领这拨敢死队员，朝小王庄冲锋，你的任务就是一路上别让人走丢了，到了庄子口，让他们冲进去，你的任务才算完成。

郑二白哭丧着脸说，军爷，我不会打仗，我学医的……

韩连长用力拍着他肩膀鼓励道，打仗你不会，打炮你会吗？一个道理，无师自通，笨的人学得慢，聪明的学得快。我看你就是聪明人。孙中山也学医的，不当上大总统了？末了又许诺，等你胜利归来，我赏你一匹马。

郑二白说谢谢，我骑驴……

不好意思，那头驴我已经让人杀了，昨晚吃的肉就是，你自己不也吃了？

哇！郑二白当场就吐了。

一个药贩子，就这么当了敢死队的队长，万般无奈，大刀片一挥，“弟兄们，给我冲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，你得身先士卒！”韩营长在后头压阵，提着驳壳枪。

弟兄们，跟我上！

“郑队长”领着敢死队朝小李庄发起了冲锋。韩营长没看错，郑二白果然是聪明人，喉咙喊得响，脚下跑得慢，前面要穿过一片树林，已经落到队尾的郑二白就地一蹲，眼瞅着那群嗷嗷乱叫的敢死队员消失在视野里。他躲了片刻，悄悄溜回去，找到马厩，把韩营长的坐骑——一匹枣红马给牵走了。

你吃我的驴，我牵你的马！

……

眼前的韩连长就是当年的韩营长。

郑二白跳着脚喊：你还认得我吗？我就是当年那收鸡蛋的呀！公鸡蛋！

韩连长愣了一下，仔细端详了半天，点点头：噢，原来是你啊！



敢死队穿过小树林的时候，辨错了方向，没有往西南方向的小王庄去，奔着东北方向的小李庄去了。那是自己的团部所在地。当时参谋部正在开会，腰插驳壳枪、光着膀子的敢死队员们就像一群嗷嗷乱叫的野兽冲了进来，挥舞大刀片，见人就砍。参谋部五死六伤，团长的胳膊都被砍断了，惨绝人寰。

“小李庄惨案”发生后，韩营长被军事法庭追责，你自己不身先士卒，这倒也罢了，为什么把指挥权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药贩子？要把他枪毙。没想到战局变化很快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军大败，还没来得及执行，韩营长就当俘虏，索性投降。

一听弟弟认得这位当官的，郑一白松了口气，谢天谢地，原来你们认识啊。

郑二白面露喜色，对韩连长说，现在你该相信我了，我不是日本人，也不是汉奸……

韩连长微微一笑：“当然不是，你是扁鹊，扁鹊再世……”没等郑二白谦虚，韩连长脸一黑，骂道：“你他妈是披着扁鹊外衣的曹操！腹黑！你毁了我的敢死队、毁了我的团部、毁了老子的前程！”

“别浪费时间了，拉下去枪毙！”

兄弟俩接着嚎，叫着跳，可没用，枪杆子攥在人家手里。那位关记者反倒替他们说话了，他对韩连长说：“他们是老百姓，不是士兵，你没有权力枪毙他们，应该交给法院审判，终归是两条人命。”

韩连长大怒，指着记者的鼻子骂：“我们团一千八百号人，两天下来阵亡三分之一，六百条人命！你还跟我说‘两条人命’？我呸！最后说一遍，枪毙枪毙！枪毙了再审判！”

兄弟俩被押赴刑场。所谓的刑场，就在街垒后面一条小巷里。关记者跟来了，摆弄着德国产沃伦达 120 照相机，要给他们拍照——行刑照。



“二白，哥对不起你啊！”郑一白哭喊，“我不该带你来这儿，找什么破书啊！”

郑二白无语。兄弟俩并非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是福？是祸？

兄弟俩被推到墙角，郑一白一直哭着在喊冤，郑二白认命，把眼睛一闭。虽然看不见，耳朵还好使，郑二白听见了“咔咔”声，那是拉枪栓、子弹上膛的声音，间有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快门声。

老天爷，真的要死了吗？

我郑二白，一没老婆，二没孩子，三没财产，四没……

财产倒是有一些，可还没来得及写遗嘱！

临死前总该留下点什么吧……哪怕嚎一嗓子！

郑二白扯开嗓子，撕心裂肺地爆嚎一声“啊！！”

突如其来的嚎叫把士兵镇住了，扣扳机的动作迟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郑二白的耳朵又捕捉到一种声音，由远而近，难以形容，让人想起谁谁谁的一句诗：

大地在颤抖，仿佛空气在燃烧。

轰！

几乎在同时，郑二白感觉被人狠狠推了一把，摔倒在地，随即一个沉重的身躯压在他身上，差点背过气去。

事后才知，日军发动新一轮进攻。一发七十五毫米的山炮炮弹越过街垒，落在后面的小巷里。行刑的士兵连同关记者当场被炸死，近在咫尺的郑一白把弟弟推倒在地，顺势一趴，把自己当成了肉盾，郑二白毫发无损。

费了半天劲，郑二白才推开哥哥，爬了出来。揉了揉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；掏了掏耳朵，听见街垒那边响起炒豆般的枪声。

日军出动了两辆“维克斯”M25 型装甲车，上面有可转动的圆